

【行走齐鲁】

仓颉故里寻圣踪

戴永夏

寿光是个不大的县级市,却名闻海内外。这不仅因为它是著名的蔬菜之乡,还因它是“三圣”故里:传说创造文字的“文圣”仓颉、“盐圣”夙沙氏和“农圣”贾思勰,都诞生在这个地方,所以寿光又称“圣城”。

寿光城南有座仓圣公园,这里绿树成荫,花木扶疏,亭台楼阁林立,假山水相映,仓颉纪念馆就建在园中的湖心岛上。纪念馆正殿是身披树叶、腰捆兽皮、手握所创文字的仓颉圣像。其身后有一神龛,内有仓颉所造二十八字的石刻,四周绘有数幅仓颉造字的传说故事。随着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述,我们仿佛走进远古历史的隧道,跟“文圣”仓颉一起,重温那段惊天动地、泣鬼神的难忘时光……

仓颉原姓侯冈,名颉,是黄帝的史官。他受鸟兽足迹的启发,最早创造了原始象形文字。关于他造字的传说,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流传,《韩非子》《淮南子》《说文解字》等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。东汉王充在《论衡》中说,仓颉“仰观奎星圆曲之势,俯察龟纹鸟迹之象,博采众美,合而为一”,明确地说仓颉是根据日月形态、鸟兽足迹造字的。他的伟业,使天地为之震惊,人间为之轰动,遂出现了“天上下粟米,夜里鬼哭泣,百鸟向天飞,苍龙潜海底”的奇特景象。仓颉的“文圣”之名,也由此而来。

那么,仓颉是怎样根据鸟兽的足迹创造文字的呢?史书上记载不详。而在寿光民间,却流传着这样的传说……

有一次,仓颉参加集体狩猎。当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,几个老



仓颉画像石

人为往哪条路走的事产生了分歧。一个老人坚持往东走,因为那边有羚羊;另一个老人坚持往北走,说北边有鹿群;还有一个老人坚持往西走,说西边有两只老虎,不及时追打老虎就会跑掉。仓颉问其究竟,原来他们都是根据野兽的脚印判断它们的出没方向的。这让仓颉猛然醒悟:既然一个脚印能代表一种野兽,我为什么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一种东西呢?于是,他带着这一发现回到家中,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各种不同的事物。黄帝知道这件事情后,对仓颉大加赞赏,派他到各部落去传授这一方法。渐渐地,这些符号的用法,得以广泛推广,并形成了最初的象形文字。

还有一种说法:有一年,仓颉到南方巡守,登阳虚山时,见到一只大龟,丹红色的龟背上密布着许多青

色的花纹。仓颉看了,顿悟花纹所示文字的道理,从而萌发了发明文字的宏愿。后来,他仰观天上奎星圆曲之势,俯察山川脉络之象,观鸟兽虫鱼之迹,察草木器具之形,描绘摹写,终于造出各种不同形状的文字……

这两种说法虽不完全相同,但却有异曲同工之妙,都说明仓颉是受大自然的启示,创造象形文字的。这是他智慧的结晶,也是“道法自然”哲学思想的真实体现。

得知了仓颉的辉煌业绩,我们更想了解他在寿光留下的行踪。讲解员好像猜透了我们的的心思,不无遗憾地说:“由于历史久远,时代变迁,仓颉在寿光的原始踪迹已很难找到。不过,从很多史书记载中,从后世许多纪念物中,都足以说明,寿光就是仓颉诞生和活动的地方。”接着,她又给我们讲起仓颉在寿光的

历史……

仓颉的故里在寿光之说,源于古代寿光曾有仓颉墓。据说周朝初年,在寿光的仓颉墓中,曾出土“鸟迹书”。这一说法见于元代《至正金陵新志》一书:“昔周初于仓颉墓下得石刻,藏之书府,至秦李斯辨其八字云:‘上天作命,皇辟迭王’。叔孙通识十三字。”宋郑樵著的《通志》中也载:“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,在北海(即寿光)仓颉墓中,土人呼为藏书室……”

对于仓颉墓室的准确位置,北魏郦道元所著《水经注》中也有详细记载:“巨洋水自湖东北流,经县故城西……城之西南,水东有孔子石室,故庙堂也。”郦道元说的“巨洋水”即寿光的弥河。“孔子石室”即仓颉墓中石室。“故城”是西汉时的寿光县城,在现在洛城镇牟城村一带。由此可知,古时仓颉墓就在寿光牟城附近。明洪武年间,当地人又在寿光城西门外修建仓颉墓,纪念这位“文圣”。墓地面积共十余亩,四面护以短墙,墙外绿水环绕,匝岸多垂柳,夏日枝叶纷披,翠柳藏莺,风景清幽。正门为月形圆门,门前小桥流水,倍增雅趣。墓前一亭,曰“启秘亭”,飞檐翘角,别具一格。墓的东西各有一井,即寿光八景之一的“仓颉双井”。二井貌似普通,却神奇莫测。东井水质清冽透明,甘甜如醇;西井水略显浑浊,苦涩如黄连。若往东井投一石子,西井则同时有声,水花泛起;若往西井投一石子,东井亦然。园中松柏掩映,槐柳成荫,常有游人来此吊古览胜。然而,这处历经五六百年历史沧桑的墓园,却在上世纪60年代被拆除了。

【旧时光】

采石往事

李良荣

荣成南部沿海有一个以石头命名的著名古镇——石岛,山石皆为红色,取名“石岛红”、“将军红”。上个世纪50年代,北京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,多以荣成石做墙体、台阶和立柱。

1971年春,坐落在荣成县石岛湾畔的朋上村,进行村容改造规划,俺家老房在拆旧建新之列。自建新房,备料先行。按胶东农村用石头砌墙建房的习俗,备好两米左右的台阶石、门窗横档石和方方正正的料石,成为当务之急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,哥哥在长岛驻军服役,打国防坑道,修战备工事。14岁参加八路军,身上留下日本鬼子8块弹片的父亲深知,同是打石头,国防建设事大,个人建房事小,他没向哥哥吐露半个字。而刚刚高中毕业的我,被聘为联中教师,正在参加荣成县红校(师范)为期三个月的师资培训。于是,备料这副费心费力的重担,就压在父母和尚在初中求学的妹妹、弟弟肩上。

阳春四月,父亲求亲拜友,从宁津公社口子等村,请来三位石匠师傅,到村东五六里路远的养马顶“石窝子”打石头。第一天早上,三位师

傅来到我家集合。按常规,应由东家或小工把一百多斤重的石匠家什推到采石场。然而,当三位师傅得知我父亲是伤残军人的情况后,都抢着推小车。

进到采石场,石匠师傅得知,这“石岛红”曾是当年建筑人民大会堂时用的石材,特别高兴,当即进行现场作业。先是抡起大锤,打眼放炮,拓开采石面;接着,用小锤击打钢钻,凿出一排两寸左右上窄下宽的石槽,再放进“钢轧”,奋力用十几斤的大锤依次撞击,解出方方正正或有棱有角的料石。父亲既是“东家”,又兼小工,手握钢撬,一寸一寸往外撬动大石料;躬身弯腰,用双手外掀小石头,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滴,还是跟不上石匠师傅的趟。上午10点多钟,母亲蒸好大饽饽、糕饽饽、菜饽饽,炒好家常菜,装进小拐篓,烧好大半桶开水,用扁担挑上采石场。师傅吃晌饭时,父母忙着用扁担往外抬料渣,父亲脸上方才“阴转晴”。

当天晚饭后,父母聊起白天清理石场的闹心事。从小孝顺父母的妹妹、弟弟接过话茬,主动“请缨”上山。打那以后,每天上午妹妹弟弟轮

番向学校请假,采石场里多了“童子军”。父亲担心这超负荷的重活,会压坏孩子稚嫩的身体。抬石头时,总是尽量给妹妹弟弟让个“大杠”,一步一颠往石坑外走。有时遇上大块石头,石匠师傅还主动过来帮忙,替换孩子抬一抬。父亲和妹妹弟弟,一边擦汗,一边连声致谢。

一天上午,弟弟从石窝子往上掀石头时,翻滚下来的石头,把他的左手拇指砸裂两瓣,血流不止。鲜血淌在儿子手上,痛在父亲心里。当年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父亲,急得眼圈发红,简单撕布包扎后,马上陪着弟弟赶到村卫生室,缝了七八针。父亲前脚走,弟弟后脚跟着又回到石场。父亲瞪眼撵他回家,弟弟却开玩笑说:“爹,您常说当年打鬼子轻伤不下火线,今天俺的大拇指砸开口子,出点血,不要紧啊。”他硬是端着左手,继续当小工,过了十多天拇指才痊愈。

四月底,培训班结束。我蹬着大金鹿自行车,赶了六七十里路回到家中,不料却是“铁将军”把门。一打听邻居,说:“你家采石头呢,赶快去帮忙吧。”当我满头大汗赶往采石场

时,一位石匠师傅打趣道:“你这个人可真有福啊,家里打石头半个月,今天刚完工,你就回来啦!”听着师傅的话,看着父母黑瘦的脸,我鼻子一酸,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。

次日,闻讯俺家采石大功告成,十八名青壮年自愿推着独轮车集上山。每人在小车两侧均衡装好1000多斤石料,车祥上肩,双手架起发颤的车杆,拉着用马车轮胎制作的制动闸,一路顺坡,踏上义务运石料的征程。山道弯弯,车轮滚滚,山野里传来阵阵笑声,还有那“吱扭吱扭”的刹车声,汇成了运石车队欢快的交响曲。

望着刚刚码起在宅基地前后的两垛“石岛红”石料,全家人比过年都高兴。父母请来村妇女主任亲自掌勺,近邻好友一道帮厨,炒好了大块的猪肉炖白菜,烙好了喷香喷香的葱油饼,蒸出了雪白雪白的大饽饽,犒劳有恩有功的好乡亲。

前几年,全家人和乡里乡亲一道,告别了祖祖辈辈居住的石头房,住进了嘉和社区新楼房。年届九旬、银发飘飘的母亲笑着说:“现在老的也好,少的也好,都掉进福圈子里啦。”

【老照片】

和任老在一起

金廷禄

这张照片是1960年5月8日,我们和全国著名模范教师任瑞卿老先生(前排中)在一起的合影(本文作者前排右一),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。

任瑞卿(1889-1978),平度县人,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。抗日战争期间,他创办了抗战小学和妇女识字班,积极组织学生、儿童、妇女开展抗日斗争,还多次以教师的身份掩护革命干部。他动员亲属7人参军参政,仅1942年一年内就有5名亲属为国捐躯。任老工作勤恳,任劳任怨。1959年任平度实验小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,虽年届七十,仍扶杖到校亲自上课。他先后十几次被评为全国、省、地、县模范教师,多次进京参加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国庆观礼,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国家主席刘少奇和革命教育家吴玉章等曾分别和他合影留念。

1960年5月,昌潍地区召开全区文教群英大会,25岁的我作为先进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。当时,我在五莲



县(原属昌潍地区)洪渡公社长兰完小任校长。长兰完小和我所辖的五处村小就在五莲大青山脚下。这些村小离完小近则三五里路,远则十几里。村小的学生不多,少则十几人,多也不过三四十人,且多是民办。我除

了在本校上课外,还要经常到各村帮助群众办学,辅导教师业务。白天没时间,我就晚上独自一人去村小工作,经常深夜而归。“文革”期间完小改为联办中学,我仍在此任校长。在这里,我整整干了21年。

出席这次会议的五莲县教育系统先进代表有36人。会议期间,我们县的六位完小校长,拜访了平度县(原属昌潍地区)代表任瑞卿老先生。5月8日这天,各代表团自由活动,大约上午十点左右,我们在地区招待所的接待室里会见了任老先生。当任老得知我们是五莲县的代表,他高兴地说,五莲是老解放区,你们为老区的教育事业工作是很光荣的事情。他还说,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,关心教师工作。有一次在京开会时,周恩来总理和他亲切握手,询问工作、生活情况,夜间查看代表宿舍时还为他盖被。因时间有限,拜访匆匆结束。最后,他给我们留言签字,和我们合影留念。

这张老照片我保存了57年。青年时代他就激励着我不再向往城市生活(我原籍青岛市),立志扎根山区,从教一辈子。回忆我近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,是辛苦的,更是光荣的,快乐的是,是永远值得怀念的。